

从四库出发 照见存目典籍的当代光华

读 / 书 / 日 / 记
DUSHURIJI

用心打磨一本书

特约撰稿人 绿茶

一本书的出版过程是一套复杂的系统,需要经手的人很多,不同流程中的编辑,对不同的文字有不同的理解,一本书就是在这样那样的来回中慢慢完成、完善和优化的。

1月2日

收到出版社寄来下一本书的三校样,上面密密麻麻都是贵编的修改痕迹。从交稿到拿到三校样,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,算是比较快的节奏,等我和另一位作者看完书稿,至少又得半个多月,再返回出版社,补充大量的图片,再调整版式,最后定稿,再看清样。一切都明确后,下厂,再等半个月左右才能上市。

1月3日

看完书稿,尽管是自己的文字,还是看出一些陌生感,尤其是那几年的文字,那时的情绪,好多感悟和体验,现在是不太会有的,也写不出这样的文字。看稿时,不同流程中的编辑,对不同的文字有不同的理解,有人觉得敏感,有人觉得无妨,有人建议删除,有人建议保留……看到这些记录时,觉得很有趣,一本书生产的过程就是在这样那样的来回中慢慢完成、完善和优化的,期待书出来的样子。

1月4日

读段志强老师新书《旧庙新神》,这是段老师博士论文修订作品,旧庙部分为新加,主要梳理“孔庙从祀”的历史与传统,新神部分,则是博士论文的主体,研究清初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从祀的过程,并分析了曾国藩、陆心源、郭嵩焘、陈宝琛、孔祥霖、赵启霖等人,围绕三人从祀展开的一系列支持或反对的博弈,折射出宪政与儒家政治理想的碰撞。段老师讲史和写

史很有一套段氏手法。

1月5日

收到北师大李凯老师的《火起建章宫》,生动讲述汉武帝中年危机和救赎。尽管汉武帝被无数人以不同的角度解读和演绎,这本书依然有点新意。建章宫的营建体现了汉武帝在自己天命之年时,内心的膨胀和慌张,以及带来的西汉朝危机和走向。巧合的是,《旧庙新神》和《火起建章宫》同时放置枕边,大橙色封面设计完美合体了。

1月6日

有些书店去一次就老惦记,上海的犀牛书店我只去过一次,却老惦记。店主的“值日僧日记”也持续关注,看他的书店日常,感觉特别熟悉而亲切,就像每天看布衣胡同的“贩书日记”一样。犀牛书店是一家古旧书店,黝黑的店面设计,厚重而冷峻,走入店内却是一股温暖的气息。书友在埋头翻书,轻声交流,那些泛黄的书籍,传递着旧时光的书香信息和迷人魅力。

1月7日

读舒衡哲的《鸣鹤园》。我总是喜欢重读,这是第三遍了,还是觉得好。近期要去鸣鹤园走走,读过的书,如果能去走一走,会有不同的体验。

1月8日

读《京西名园记》,作者焦雄,是读《鸣鹤园》时知道的,他研究北京园林,舒衡哲在鸣鹤园漫游时,也是焦雄陪着去的,提供了很多历史信息 and 手绘图,看着有点不过瘾。不过我现在住在京西海淀,了解一下,有空时去走走也不错。

2026台北书展举行

“简体馆”吸引年轻读者关注

新华社电 2026台北国际书展自2月3日起一连6天在台北世贸中心举行。书展设有7大主题馆、8大专区,超过500家出版社参展,吸引众多爱书人前来。展销大陆图书的“简体馆”位于展场东北角,虽不显眼,却不时有结伴而来的年轻读者驻足挑选。据悉,“简体馆”由台湾华文创出版公司和厦门外图集团合办,此次展销近8000册各类简体中文图书。

书展开幕当日,15岁的中学生罗思佳就和朋友来到“简体馆”,购买了一套五册实体书。罗思佳说,这套作品是大陆网络小说,她从一年多前开始阅读这名作者的作品。虽然她此前已经在网络平台读完了整部小说,但仍想收藏实体书。由于出版册数有限,这套书并不容易买到,因此她决定来书展碰碰运气。

罗思佳说,自己平时也会通过网络平台阅读其他作者的小说。“这些作品的文笔和剧情很吸引我。去年书展我也来了简体馆,但因为来得比较晚,想买的书已经卖完了。这次我提前在网上看到书展的消息,就赶在第一天过来。”

华文创出版公司行销总监王方群说,不同年龄层的读者兴趣各有侧重,其中30岁以下的年轻读者主要瞄准大陆网络文学和漫画作品。

“尤其是女性和学生群体比较关心这类作品,他们平时都会在网络平台上接触相关内容。”王方群说。

和朋友结伴来逛书展的大一学生小林对记者说,自己平时喜欢看轻小说和漫画,也会从网络文学平台的排行榜上挑选小说阅读。

“我主要看校园主题和‘无限流’题材。因为我比较看重剧

情,这些作品的情节会比较吸引我。”小林说。

今年书展,除大陆书籍外,“简体馆”还推出一系列文创产品,在融合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创新设计,例如基于非遗宋锦纹样制作的马年装饰品,以及因《黑神话:悟空》走红的山西古建筑相关主题日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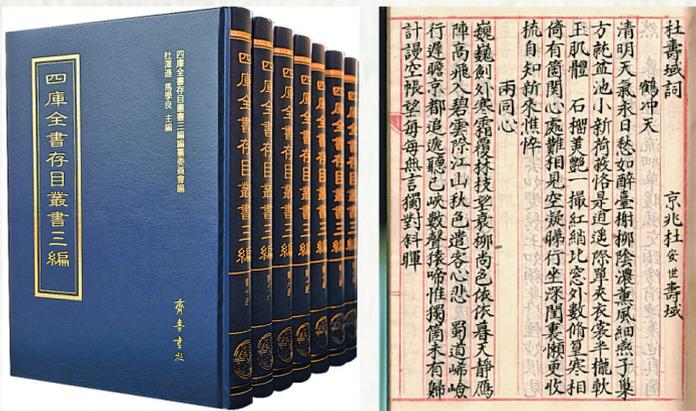
华文创出版公司总经理王惠惠表示,近年来,来自大陆的文化IP在台湾年轻人中越来越流行,也带动相关文化产品销售。

《缘系敦煌》图文结合,展示漫步敦煌的心灵感悟;纸质立体书《故宫弹起:纸上探秘紫禁城》生动还原故宫建筑群的宏伟格局与细腻细节……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携旗下多间知名出版社及文化机构一同参展,众多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图书作品在此次展会上广受好评。

“敦煌、故宫、金庸武侠等文化IP不仅在华文世界闻名遐迩,在世界范围内同样广受欢迎。”香港联合出版集团业务发展与企业传讯部副经理黄燕琪说,展出期间,时常有台湾当地民众过来看书买书,也不时有欧美国家的参展者来翻阅询问。

记者在书展现场看到,除了“简体馆”展出的书籍,一些大陆网络文学和漫画作品的繁体版本也在多个出版社展区热销。

一家出版社张贴的畅销榜上,大陆科普漫画书籍《如果历史是一群喵》位列第一。该书以猫为主角讲述华夏历史,寓教于乐的风格深受台湾青少年喜爱,岛内多个学校将其列为推荐读物。



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三编》书封。

《杜寿域词》一卷。

《四库全书》作为清代集大成的文化巨典,汇先秦以迄乾嘉的典籍菁华、辨章学术、考镜源流,是中华文脉的集大成者,更是承载千年文明的精神瑰宝。它不仅是一部丛书,更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全景图谱,其著录之书泽被后世,而曾被尘埋的存目之籍,亦藏着未被发掘的文化密码。

时光流转,昔年馆臣的取舍标准已成过往,而典籍的文化价值历久弥新。当代学人拂去存目书籍的百年尘埃,钩沉散佚、汇校影印,既是对中华古籍的抢救性保护,更是对文脉的赓续与传承。典籍不灭,文脉不绝,这正是当代整理四库存目书籍的真正意义: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

四库分流

著录与存目之辨

一般提到《四库全书》,大家关注比较多的是分别收藏在北方和南方七座藏书阁中的书籍,特别是今存文溯阁本、文津阁本、文溯阁本以及文溯阁本《四库全书》,却在往往忽略了另一部分数量更大的书籍,这就是被列入“存目”的书籍。

所谓存目书籍,即没有抄录下来,只保存了书目提要的书籍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,清廷开馆纂修《四库全书》,馆臣对先秦以来至清代乾隆时期的古今书籍做了一次总的清理,将《四库全书》收录的所有书籍分为两大类:第一类是“应抄”书籍,也称为“著录”书籍,亦即抄录下来贮藏七阁的书籍;第二类就是“应存”书籍,也称为“存目”书籍。分类的标准,主要依据正统儒家学说和统治者的价值取向,同时也反映出一代知识精英的思想观念和知识水平。

大体说来,凡是有益于“世道人心”的书籍,流传稀少的珍贵古书,《永乐大典》中辑佚出来的珍本、善本,各个学科领域具有学术价值和学术水平,以及有裨实用的书籍,或者虽有不足之处,但瑕不掩瑜的图书,都被列入“应抄”的范围。其中特别罕见的珍本秘籍还专门送交武英殿刊刻行世,这就是后来广泛流传的“武英殿聚珍版书”。而那些不完全符合正统儒家学说和统治者的价值观念,或者在馆臣看来学术水平不高、价值不大,甚至有讹误之处的图书,则被列入“应存”的范围,仅将其书目提要附录于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著录的各类书籍之后。此即《凡例》所言:“其上者,悉登录,罔致遗珠;其次者亦长短兼录,取瑕瑜之不掩。其有言非立训,义或违经,则附载其名,兼匡厥谬。至于寻常著述,未越群流,虽皆誉之咸无,要流传之已久,准诸家著述之例,亦并存其目,以备考核。”(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首)至于这两类书籍的数量,据中华书局影印本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前《出版说明》的统计:著录书籍为3461种,79309卷;存目书籍计6793种,93551卷。可见存目书籍的种类和卷数均远远超过著录书籍。

《四库全书》编纂完成,特别是七阁全书先后抄成并送藏之后,著录书籍的3000余种底本经整理编排,“作为副本”存放在翰林院,成为供翰林

诸臣及北方士子阅览的又一部全书。而那些为数众多的存目书籍,其中绝大多数系《四库全书》开馆初期从全国各地征访而来以及藏书家进呈的图书,也随之存放在翰林院。由于管理不善,一些翰林官员于借抄之余,随意携出,甚至监守自盗,故而存目书籍、四库底本,以及同时存放在翰林院的《永乐大典》珍本多有流失。至光绪二十六年(1900年),因翰林院在战火中被焚,这些存目书籍与四库底本,乃至《永乐大典》珍本一并遭受灭顶之灾,仅有少量书籍得以幸存下来,流散至厂肆、民间乃至国外,被公私藏家收藏。

尘埋百年

存目书籍的浮沉

在四库存目书籍沉睡翰林院的百余年间,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这些存目书籍。如胡德抄录《四库全书总目》中存目书籍的书名、卷数、朝代、作者,编成《钦定四库全书附存目录》十卷,于乾隆五十八年(1793年)刊行。其后,周中孚、莫友芝,以及丁申、丁丙兄弟等藏书家、学者,也先后关注到存目书籍,或作简明提要,或留意收集。

时移世异,天地翻覆。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,存目书籍本身的价值和意义也日渐凸显。人们逐渐认识到,当年四库馆臣的看法并非完全符合实际情况,甚或不乏偏见,乃至因人废书。比如,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的著述《藏书》《续藏书》,因其强烈的反对正统儒学的倾向,不仅被贬入存目书籍,还遭到严厉指责;又如由于学术风气的变化,江浙三阁藏书成为事实上的图书集聚传播中心,发挥了“嘉惠士林,启牖后学”的独特作用;那么,如今采用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手段,将当年只保存了书目提要的存目书籍先后影印出版,使之化身千百,公之于众,甚至走向世界,无疑大大有利于典籍保存,有助于学术研究,有益于文化传播。尤其是典籍保存方面,由于这些存目书籍当年没有抄录下来,存放在清官翰林院的进呈本绝大多数已经散佚,散藏于民间者又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,因此,搜集整理十分不易。编纂团队广泛利用国内外、公藏私藏,乃至网络、数据库等资源,付出了艰苦的努力。近年来,借助科

技术的进步和古籍普查工作的开展,愈来愈多的古籍资源得以公之于世,为查阅搜集四库存目书籍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如《三编》《四编》收录的唐陆龟蒙《未相经》,明张凤鸣《西迁注》,石九奏《半园集》,清冯煦《蒿庵诗钞》,张远《无问堂集》等珍稀典籍,即得益于数字化建设和古籍普查的成果。

典籍新传

存目书的当代价值

文化是一个民族、一个国家的根和魂。而文献典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。在中国古代,能够通过一部文献的编纂,囊括从先秦到清代数千年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主要典籍(其中还包括部分域外学者的著述),涵盖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各个学科门类 and 各个专门领域,而且对之进行系统的清理考证、全面的总结评判,只有《四库全书》以及与之相关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可以做到。这部包括著录、存目书籍在内总高达上万种的大型丛书,堪称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标志性文化符号,它与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城、京杭大运河一样,都是值得我们珍视并且为之自豪的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。

在中国古代,“立言”很早就与“立德、立功”并列,被推之为“三不朽”(《左传·襄公二十四年》)。“盖文章经国之大业,不朽之盛事”(曹丕《典论·论文》),著书立说,传之后世,成为学人士子努力追求的目标。张之洞说,“刻书者,传先哲之精蕴,启后学之困蒙,亦利济之先务,积善之雅志也”,故“欲求不朽者,莫如刊布古书一法”(《书目答问·别录》)。事实上,著书、刻书之所以“不朽”,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文献典籍本身传递知识、承载文化、赓续文脉、创造文明。“四库存目”系列丛书的搜集整理、影印出版同样如此。

近日,《四库存目丛书三编》由齐鲁书社隆重推出。“四库存目”书籍继此前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及《补编》之后,再次走进公众的视野,进而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,堪称一项保存典籍、传承文化,具有深远意义的文化工程。

黄爱平

拒绝“袭用”应是作家的精神洁癖

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

回应并道歉,意味着要承担让读者失望、图书销量受损、被出版业拒绝等风险,但如果就此能推动写作圈、出版行业对抄袭行为提高认知,继而让抄袭行为逐渐消失,也是一个不小的贡献。

因而,杨本芬致歉的真诚意,直接决定这一行为的价值与影响大小。所以,从杨本芬以“一个回应”为标题的致歉信中,读者除了接收到“抄袭属实”这一基本信息外,能否读到其他的观点与理念,才决定了这份文本能不能得到真正的认可。从既往事例来看,如果除道歉外,还有支撑度不足的辩解,以及有形无形的责任推脱,那么即便这份文本的质量尚可,也难免被划归为“危机公关”。

在《一个回应》中,杨本芬叙述了使用“摘抄本”的经历与心理过程,“那些摘抄本都被我翻烂了,一些词组和段落就印在脑子里,写作时遇到相似的心境或场景,有时它们便会跳

出来。”当然,无法以遗忘做全部的理由,之后遇到写作卡壳的时候,我也会去翻翻摘抄本看别人是怎么写的。”这样的描述,容易被认为是“无意识抄袭”,但写作作为一项丰富的、细致的、系统的精神活动,“无意识抄袭”很难出现字词语句匹配程度如此之高的“机械化复制”。

杨本芬还表示,“我的故事来自我的生活,它们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。”如果说对于摘抄内容的使用,还属于技术层面的“袭用”的话,那么杨本芬后面这句对于“故事-生活-生命体验”这一写作逻辑的解释,更表明,作品绝对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抄袭。对于优秀的作家来说,“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”,恰恰是写作的神秘魅力所在,它可以帮助作家超越生活的雷同与故事的重复,让作品呈现出独一无二之处。如果说作家的“生命体验”是一个完整的“有机体”,那么,别的作家与作品的生硬介入,就是这个“有机体”上的刺。

作家的写作,从来不会允许自己作品的“有机体”上,出现来自外部的刺,这是一种写作洁癖或者说是精神洁癖,但这一洁癖存在于作家那里,天经地义。

为了保护写作的自我特征与个性化表达,作家在创作时会为作品注入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气质与密码,这种气质与密码有时候作家自己也无法解释,当一名作家在呈现出哪怕只有短短一两万字时,辨识度就已经形成了。经典作家会将这一辨识度完整贯穿于作品里,而不会容许任何来自别人的成果伤害到自身作品的独立性。多年来,那些人们耳熟能详的,中外作家将此当成共识,无需强调。

所以,杨本芬的致歉给那些同样被指出抄袭的作家做出了榜样,但杨本芬的确也要对自己的致歉文进行再次审视,致歉无需过多的字数与解释,有时候干脆利落,直面事实核心,并给出坚定的改正态度就够了。

近日,网友发布对比图,指出畅销书作家杨本芬作品中的部分段落,与余华、王朔、霍达等作家的作品呈现高度相似性。对此,杨本芬进行了公开回应,承认袭用他人语句,并向涉事作家与广大读者致歉,同时表示“我的故事来自我的生活,它们是不可替代的生命体验。”

杨本芬出版有《秋园》《豆子芝麻茶》《我本芬芳》《浮木》等作品,在写作出版圈的影响力已使其成为公众人物。面对网友所指出的抄袭行为,她的回应速度和基本态度,体现出一定的责任感和处理舆情的能力,在诸多面对抄袭批评却一直保持沉默的同行面前,杨本芬的反应,起码有着直面问题的勇气。

当然,这份诚实也与网友提供的证据有一定的关系。就网友晒出的多幅对比图来看,“袭用”部分的确已经超过了模仿、借鉴、化用的边界,对此承认与否,都不影响读者的判断。对于“袭用”他人作品,公开